

路云亭◎著

YUNTINGSANWEN

云亭散文

千余年前，大唐王朝派生出无以数计的书法狂士。狂妄的书法体系日月共摧。那位以发为笔的狂草之王——张旭，奏响了浩大华夏青春觉醒的乐章。还有那位大和尚——怀素，不甘示弱，以笔当枪，剑器浑脱，一刀如花，一剑穿云。呵！好一种大唐情怀，连和尚都在疯狂，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国度。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云亭散文

路云亭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亭散文 / 路云亭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477 - 1046 - 3

I. ①云… II. ①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7872 号

云亭散文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 beijingtongxin. com](http://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70 毫米 × 24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自序

从终极意义考量，野性是一种人类乃至所有生灵的原始欲望与行为，但在现代中国，野性一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存意志。我在小时候，见到最多的是街头宣传画。当我回忆起幼年观看世界的第一印象时，那种强健、粗犷、具有伟大雕塑感的革命家的招贴画形象总会及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街头宣传画的历史并不长，那十几年的时间也仅是人类历史河流湍流不息、涛涛向前流程中之一瞬。然而，街头宣传画总归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对曾经生活在那种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说，它一度具有一种无以撼动的力量是那个时代特殊的精神烙印。

从此，那种动感十足、强悍无比的大胳膊、大眼睛、浓眉毛的中国工农兵形象就深深地植入我记忆之中。我认为，那是一种具有反抗原生态形象符号的新权威符号，它不仅时时刻刻体现出权力交替过程中的仪式化的视觉语汇，还将一种理想化、神圣化、权威化的形象模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视觉与内心世界。

其实，现实世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形貌和文革招贴画中巨大、强健、红光四射的工农兵形象并不相同。在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中也很难找到和招贴画中人物完全匹配的个例。但我而言，那种绘画符号却开启了一扇敦促我寻找自我人格的大门。

我小学是在山西长治的一个很大的村庄上的，当时我的身份是下放干部子女，我们一家人在荫城公社桑梓村的生活并不算太坏，房东是军属，全家都到福建随部队生活了，那间东屋便免费让给我们居住。如果我们不住，那间东屋只能堆放杂物。按照村人的说法，空房子失去了人气，会折损房屋的寿数，坏了房子





的脉气。

我记得，在我上了小学一年级后，小孩子们经常打斗，那种打斗往往是孩子们在班级社会里的排位赛。比赛的项目是两人熊抱，四臂叉肩，那是一种典型的乡村式摔跤。比赛的程序则是选择同等级的小朋友，地点则是堆放着麦秸、豆秸的场地，比赛的终极规则是一局定胜负。那种一局定胜负的赛制的确很刺激。我记得我在小班的最高名次排到第四，排名高的孩子可以享受到不战而胜的特权，获得其他同学弃权、顺服、投降所带来的优越感，偶尔还能得到那些同学贡上来的小贴配之类的东西。

童年的记忆成全了我对野性精神的向往力度，它不仅加重了我对诸如竞争、竞技、竞赛等元素的思考，也促使我联动地对更为广泛的天体之力、人类尚力思想产生过长久的探索欲念。

往事已成云烟，时间犹如一把无形的刻刀，它可以雕刻出犹如新战神一样伟大的巨幅的招贴画，也可以轻易蚀灭掉这些伟大影像脆弱的外壳。童年是一切思想的基因库，我告别童年后，一种更为清晰的野性化图形正在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绪，理性在岁月的催促下膨胀，而理性总是野性的敌人，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蜕变，及时地递进为一种宽恕人间万物的柔情。然而，当一切外力演化成为一种记忆之时，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驱使我再度回到野性主题。

野性似乎就是那种人之为人的原始存在，它始终是一种自然之力以及自然的本体能量。万丈霞光一度是雷电风云的另一种形态，清风细雨随时要和盎然的草木生生呼应。人的野性催化出人类的活力，它维系着全人类野性的、自然的、本真的存在状态，然而，人类野性的力量一直维持着一种拯救性的品格，并执着地衍生、穿插在高度现代化的人类世界。人因为有了野性，始得游戏之天性。人因为有了游戏的天性，始得关爱生生万物。那是一种更为广博的野性境界，它犹如自然本体，散发出野性本然的风采。

路云亭

2014年1月8日于上海体育学院新外院

目 录

男人的灵魂	1
女人的进化	5
生命的冲刺	13
进化箴言	18
北方竞斗	22
巨人法则	57
轿车欲望	66
酷评大花脸	75
冒险的动物们	81
盛世贵族	84
矮个游戏	87
世纪末硝烟	94
秋天点兵	103
话说荆轲	107
最后一只老虎	120
决斗的艺术	129
铁腕教头	149
跛足的狮子	152
为了人类的末日	155
丑陋的人性	158
女人问题	164
圣战之路	167
放弃崇高	180





自然之神	182
存在之恶	200
美丽野兽	214
游戏天下	217
赌命天涯	234
争夺至高权杖	243
独裁者宣言	260
眼睛的呼救	265
女人的盲区	275
极地天堂	280
中国暴雨	287
道教文化与女性养生	296
古典权力秩序下的阉人文化	302
体育拯救中国	326
体坛怪相	337
2 武术的消亡	340
拳击的没落	347
拳击场是冒险家的乐园	353
拳击的本性	356
为了女人的拳击	361
王者无惧	363
隐士风流	368
乡野拳击家	373
呼唤英雄	375
拳击的精神	378
拳击的秩序	384
强者的诱惑	388
后记	391

男人的灵魂

西方人说，男人迷恋竞技体育的第一天，就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性的觉醒。中国人也讲，三十而立。这恰好说明，三十岁以前的男人，都是忧愁少年，少不谙事，属于体育人阶段。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喜欢人们称我为男人，然而，什么是男人，我却不甚了了。又有谁懂得男人？

就在这块很近的足球场上，我看到了那个健将。他双腿肌纤明晰，让人联想到奔跑中的非洲雄狮。还有一位省级的健美冠军，铁塔般的身躯，像一尊紫铜铸就的人体雕塑，线条刚直的脸上泛着冷漠与自信。我还记得幼年时在家乡，街角常有个褐色皮肤的中年汉子。汉子是个贩夫，斜阳西下的时刻，风尘泛起，金色的夕阳映着他悲怆的脸膛，他的眼前摆好一摊子新鲜的鸡蛋，那时候的鸡蛋，还属于没有激素的品类。海洋一样的鸡蛋，把他凝重的神情映照得越发沉着。他忧愁的眼神、雄壮的体魄深深地融入了我的审美理想。我竟想起了普希金潇洒挺拔的铜像，带着沉重与深沉的忧郁表情，稚拙地扮演男人的角色。很久以后，我都在怀念这个人，因为他送给了我忧郁色调，也馈赠给我平生以来第一次称得上沧桑的感觉。

人类缘起于动物，依然为动物，人人都会喜欢野性的存在物。野性的环境，野生的动物，野性的人，都有很多的审美价值，人们对它们迷恋不已。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就写过狼，有了狼，就必然会有与狼决斗的淘金者。不过，人与狼的决斗多少显得有点无聊。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观赏人狼决斗的兴趣，我并不以为一个人的价值就一定比一匹狼的价值高出多少。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能够与狼搏斗的人，不仅是懦夫，还涉嫌犯罪。他们几乎一钱不值。杰克·伦敦的最大贡献是因为他又写了一个充满了仇恨的墨西哥拳师，是他，把那个美国的白人拳手打败了。当然，我猜想这是作者的虚构。根据常识我们就会知道，仅凭仇恨是打不败技术高超的拳击家的。如中国重量级拳击手在拳击的游戏规则里，即使技术很好，也打不了泰森，这就是明证。

以后，我的眼前最常显出的还是拳王阿里，可能只是他的图片或者别的报道格外多一些的缘故。我上高中时，曾在一张老旧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个名字叫阿里的人，正抡着拳头，狠狠地砸向另一个拳手。阿里的拳头举得很高，对手已经蹲下了身体，我估计，这么一个拳头砸下去，对手肯定会毙命的。根据报道，我隐约听人说，好像阿里是为了第三世界的人在打拳。以后才知道，阿里是因为反对越





南战争被当局判刑，入狱3年，又被当时的中国媒体所关注。阿里，是我少年时代见到的第一种怪、力、乱、神。现在的阿里，也算是老人了，但是，他年轻过，也辉煌过。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在电视里又见到了这位拳击界的前辈。阿里的神情很专注，带着一种伊斯兰精神，似乎向世人作出某种宗教般的永恒承诺，电视影像中的阿里颇有一种神祇的样子，仿佛还带着一些别样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他周围的世界，只有那样的人才会关怀人类、生灵、自然万物。

近代以来的美国文明充满着剑与火，爱与恨。那位名叫海明威的美国作家，体内始终在爆炸。可能是一种征服欲在作怪，他很疯，也很狂。很多中国人把他看成了强者的象征，这是个错觉。我以为，他只是个疯子，并不强大，甚至有些弱小，不仅弱小，还比一般的人更加脆弱。海明威或许有几分才气，却也有些许变态。读他的书，远没有读狄更斯的作品感觉良好。正是他，选择了自杀。不可忘却，自杀，正是最高级的自我虐待，一个只懂得自虐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大众偶像的。美国的文学还远不是中国文学的对手，更何况英国的文学。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说孔子。传说，孔子比较高，是个大力士，而且喜好舞剑，擅长技击。假如历史上的各种小道消息都是真实的话，他应该是中国乃至东方最古老的伟大角斗士。他和他的徒众周游列国，偃蹇困顿，穷途末路，然而，他们没有放弃，这便是问题的关键。坚韧的思想已成为孔子人格升华的炉盘。汉代以来，孔子思想的强权化程序亦成为一种造神的仓廩。如果孔子仍然是中国人的神祇，或者说是中国读书人的神祇，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因寻找不到偶像而产生全民性与群体性的惶恐不安。既然孔子是那样的一个完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千里万里追寻别样的神祇，成为偶像的奴仆。中国人完全可以重估孔子的价值，再塑孔子的榜样形象。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童年在发展，少年在拔节。偶像就是偶像，在某种特定的年纪，人类都在寻找偶像。偶像，恰如《水浒》中一大批颠三倒四、胡七马八、攻杀无度、猛吃海吹的英雄。他们正是我灵魂深处的未来。

但是，我当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于是，我又开始寻找男人，寻找这个世界中纯正的另一色素。听说寻找这样的答案是漫长而痛苦的，因为，这样的答案，经常性地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每一个女人的心膜深处。它是弹拨女人心弦的手指，我们无法介入。我好奇地求教于女人。女人回答，男人嘛！就是白马王子；男人嘛！何尝不是冷峻的杜丘先生；男人呀！还是阿兰德龙的好，男人，最好就是那数也数不清的国王，大帝，成吉思汗，独立酋长，王朝蚂蚁，九头乌龟，蚯蚓蚰蜒，罗马大腕……所有的答案，都让我无所适从。

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平静，已使我忘记了这些令人激动与难堪、兴奋与悔恨的往事。我开始品尝男人二字里潜藏的酸甜苦辣。哲人们喋喋不休地说，大度是男人的特质，但我并不知道雅量与怯懦的分野。女人们唠唠叨叨说，成熟才是男人的灵魂，我却弄不清沉稳与寡断的界限。诗人们满腔激情地说，男人就像一团火力十足的火，可我却想到了灰烬的悲哀。学人们高屋建瓴地说，男人就是力量与权威的象

征，而我们经常迷惘于处处碰壁的漫天大雾。伟人说，男人就是刚毅与韧性的强者，我却难以分辨强韧与平庸的界堤。

我们翻开了斑驳而古香的史籍，追寻那个被埋没了多年的字眼，看到的又是一派斯斯文文、粉面娇柔的男性。我开始关注时尚，睁眼看看银幕荧屏，只见到了十分陌生而略带几分神奇的男人。《红高粱》让我感到愚昧，《少林寺》送给我以荒诞。《追捕》与《佐罗》，我只是觉得渺远与隔膜。于是，我又将视线投向无数视死如归的革命家，宁死不屈的职业军人，但我领略到的只是历史的一瞬，就像从梦中醒来，仍然落于一间18平方米的单人小屋。我竟然羡慕漫长漂泊，颠簸流浪，甚而至于艳羡投狱生涯，只为补起我那一点刚刚出现的心灵空白。中国的男人必须修炼很多独特的课程，我首先学会了做饭，粗制滥造用于维持生命运转的便餐。之后是清洗一盆婴孩的烂尿布，那种看似无穷无尽的过时的鱼网。还有，长时间的彻夜不眠，只为奔赴另一个远方城市，等待一次微小而具体的机会。我，学会了同情，怜悯那些与我一样或不一样的人。那是个夏日的黄昏，我给婴孩深情的抚摩，换取女人的敬意，并且长期抵御异性的诱惑力，然后，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异性的曲线，在自责自疚中体味欲望之慰、醉中欢欣。

渐渐地，我淡忘了，男人，这个诱人的字眼。或许，雄飞雌从，众生飘飞，形形色色，无止无休。我必问，何者为真正的男人。于女人的醉眼，我捕捉男人的信息，却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幻灭，悲戚，沉醉，自容。男人也许就是一种特有的粉底，在另一性的陪衬下才有重要的位置。男人就是偶合的世界，翻滚于潜流的半壁江山，凸显羞怯的地下价值。男人太普通了，仿佛一枚过时的音符，淹没于旋律，深隐于暗流，激情爆送，传递生活的命意。男人只是一种过了季节的万花筒，拼命劳作，饱蘸欢悲，积压人间万象，快乐奇迹。

男人并不是女性的另一面。男人就是生存之脉，演示他规范的心灵浪花，高尚旋风，以及没入海天的宽大或沉寂气象。男人就是刚刚看到的闪电，如同四季喷涌的气流。男人，如支点，如重量，如呼吸，再加上一种搀扶之力道。男人或许仅仅是一种天然的选择。选择了坐标，女人就是弧线；选择了泥土，女人就是花香；选择了蓝天，女人就是白云；选择了松柏，女人就是鸟语。男人未必急需张扬豪情、展示雄心，时常，我听到了它春水般的潺潺细语。男人不会长久地傲岸自信，我在一圈圈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了一团团光着脊梁的男人正在扑克牌的喧嚣中倾诉着内在的孤寂。男人并不等于女人的磐石，我想起了他夜游中无限的叹息。男人并不是成功的象征，我找遍世界，领略的仅是它昙花一现的证据。男人，我百思不解其迷神美梦。电车上，我们似曾相识；人流里，他们故作姿态。那种纯真的微笑，足以让我良久心仪。当真我们促膝长谈了好久，我找到了别样的男人。那一天，我看到了他，一位曾经被俘到敌方的老兵，因为当过俘虏，他便在今生今世里一事无成。在他曾经惊恐于死亡的眼睛里，我找到了男人的魅力。当真，我还会遇上那位充满敌意奔跑迅疾的孤独少年，却暗自惊叹，他就是男人。我在汗水中沉默，我于动荡中迷醉。长天悠悠，长醉当歌，却意外发现男人的节奏。男人，不吝追求，扬鞭策





马，鼓重云暗，追寻明证。和谐，升华，平淡，冒险，轻歌，曼舞，角逐，离合，温馨如雨，悲情纵歌。男人就是一颗颗忘却休歇的漫天游月，它不是等待，只是汛情。他的魂灵犹如路基，墓碑，鹰雕，肥鳄，健齿，利刃，狂斧，妖刀，美飏，大纛。好像是在一间公共浴池，那种苍老的躯干告诉我，他是男人。我踏上坟茔，凝固沉思。冥冥之中，他告诉我，这里是一个男人。我步入威严的宫殿，深深惊讶，宫殿里，有女人的枯泪，更有男人的枯骨。天苍苍，野茫茫，风尘之下，寒沙冻地，老农们的手指，粗厚得出奇。我感叹，他就是男人。倾听一支烈性的流行歌曲，我反倒暗自嫉慕成吉思汗的雄壮魔幻。终于看到了，为女人围困的是男人，被男人冷漠的是男人；为男人簇拥的是男人，被女人嫉恨的，也是男人。男人，并不珍贵。旷古战场的酸风苦雨告诉了我，它像一件旧衣服，轻轻地为人脱掉，就是它的使命。男人，他历久而常新，像宣读一种难以启齿的战书；男人，薄如秋叶，细若游丝，酷如骄阳，浪遏飞舟，他丰盛了时间，养育了满月，恩惠馈赠，如日中天；男人，他吝啬得只是少数人的称谓，慷慨得犹如性别一样漫无际涯；男人，伊甸园里危险的禁果，近乎美丽的外表，隐含死亡陷阱；男人，他是一种终极的旅游，飘移不定，伴着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日起日落，潮涨潮歇，岁岁年年，永无归依。男人终于还是一种花式网吧，一个简单的概念，一种机械的冲动，一个空空的依托，一种再次伸出的援手。

我精准地思索着男人的灵魂，洞察分毫。它犹如那种著名的宣言，断桥送别，高言浩荡，弯弓劫日，箭走花边。仿佛古希腊雕塑，赤露，莽荡，感性，性感。直至晨钟暮鼓，将远将栖，无法醉眠。

女人的进化

1

阴盛阳衰，曾经是中国人经常谈论的一件大事。争论了几年以后仍无结果，女人仍然是女人，女人的出生与男人的出生几乎同样的多，也几乎同样的少。生态失衡的小小星球并没有改变男女平衡的老大圈子。

让女人去打天下，恰是中国体育圈里不是秘密的秘密。首创者是中国女排。想当年，有中国女子排球队暗自习得日本女排的魔鬼训练法，以训练囚徒的方法训练草民，用操练男人的办法操练女人，一举获得了成功。还是中国的女人好哇！能扛得住魔鬼训练法。凭此实力，中国女排在人所共知的1981年，夺得了女子排球的世界杯，让无以计数的中国人高兴得忘记了形态。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它带走了一整代中国人一种虚幻的理想。

5

时过境迁，已入新世纪，中国人让女人去打天下的积习仍未改变。20世纪末期，乒乓球界有身为女人的小个子选手邓亚萍，横扫寰球无敌手。多少年了，邓亚萍高处不胜寒，只是时间迫使她宣布了退役，像当年的范蠡归隐太湖，进了清华大学、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啃起了英文的A、B、C、D、E、F、G。中国的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就大为不幸，当年，瓦尔德内尔迟迟不想退役，萨姆祖诺夫、波尔、奥恰洛夫先后成了中国乒乓球好手们的克星。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很好玩，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38枚金牌。比较一下，还是1996年的奥运会过瘾。唐灵生举重，真叫力拔山兮气盖世。举过了头顶还要四处张望一下，真是流里流气，风流透了顶。高举杠铃，近10秒钟不下杠，着实让中国人愣怔了半晌。但是，一旦有中国女人走向举重台，中国男人的那几块金牌就显得拿来何等不容易呀！2000年的奥运会，中国的女子举重高手真是出手不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4个女人出阵，4枚金牌到手，真可谓弹无虚发，一枪一个纸老虎。这种荣誉绝不仅仅局限于举重，处处如此。正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女人精神到天涯；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女人顶俩仨。依着国际最高名次来看，中国的男篮不如女篮；男排不如女排；男子足球不如女子足球；三大球已经全军覆没。再看小球及其他，男子乒乓球不及女子乒乓球；男子举重不如女子举重；男子击剑不如女子击剑；男子田径不如女子田径；男子游泳不如女子游泳；男子柔道不及女子柔道；男子跆拳道不如女子跆拳道；男子……一言以蔽之，中国之男子，不及中国之女子。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今日中国，仿佛进入了一个





名叫女子世界的伟大时代。《女友》压倒《男友》；《半边天》盖过了“一边天”；情仇荡女压过了情仇荡男；东方魔女击垮了东方魔男。文化的边边角角，一时间，中国的男人大老爷们儿全都成了多余人，变成了女人身边晃来晃去的幽灵。女人一炮冲天，男人一炮落地。女人上天入地，男人回天乏力。女人横冲直撞，男人闪展腾挪。女人披红挂绿，男人铁汉成愁。女人放眼世界，男人回归故里。女人放浪天涯，男人齷齪卑鄙。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人，男人是鬼。女人是神，男人是虫。女人是山，男人是沟。女人是狼，男人是羊。女人是凤，男人是雀。女人是窝，男人是蚁。女人是糖，男人是蜜。女人是流星，男人是背景。女人是天，男人是地。女人是海，男人是河。女人是王，男人是臣。女人是妻，男人是妾。女人是流风，男人是天空。女人是飞镖，男人是靶子。女人是铁汉，男人是孬种。女人是精灵，男人是侏儒。女人是利剑，男人是布条。女人是春天，男人是冬季。女人是纱窗，男人是破门。女人是大漠，男人是枯骨。女人是强者，男人是弱者。女人是狼烟，男人是逃兵。女人是大雕，男人是麻雀。女人是白菜，男人是蒿草。女人是耗子，男人是烧饼。女人是民兵，男人是特务。女人是猎手，男人是狐狸。女人是甲鱼，男人是浑水。女人是跳蚤，男人是虱子。女人是盔甲，男人是抹布。女人是英雄，男人是灰熊。女人是权杖，男人是铃铛。女人是飞雁，男人是爬虫。女人是海报，男人是看客。女人是飞机，男人是汽车。女人是谎言，男人是婆姨……

够了，如此漫长的女人游戏，全不及另一种相反的排序。当今中国的女人为中国取得的荣誉相加起来，足以胜得过五千年以来中国女人荣誉之总和。真是这样，1949年，裹住中国女人脚丫子的裹脚布刚刚扔进垃圾箱，中国的女人就再也收煞不住她飞跃的步伐了。郑凤荣比朱建华早；邓亚萍比孔令辉更令人放心；女子篮球队至少不会进不了世界前32名；中国女排状态低迷也是世界的劲旅。

中国女人四处出击，于各个战场纷纷击溃男子兵团，早就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中国的男人，该吸吸氧了。

刚走上街头，卖羊肉串儿的少不了旁边掖藏点腰花之类。一旦碰上面有菜色的男人，必如虎狼一般向前献计：“吃不吃腰花？”“吃那玩意儿顶什么用？”“补——嘿嘿嘿嘿……血！”羊肉串儿贩子还不敢说“肾”。有哪个男人敢当众宣称：“诸位，诸位，我肾亏！”

中国女人则是清一色的丰满动荡，洋洋得意；不仅穿梭于奥运会领奖台的上下，还穿梭于中国城乡的大街小巷。裸露不久的瘦肩膀追赶着刚刚露出的肚脐眼儿；紧绷了半天的半步裙，拍打着刚刚挂起的牛仔裤。

女人一声甜叫，男人肯定跌倒。女人们厉声大喝，男人们仓皇溃逃。衰老的女影星，裙子底下不忘掖藏个把盛壮的小男人。美丽的老夫人，伏贴住了乖巧的奶油小生。武则天横空出世了，快活了一大群鲜活的宝马良驹。刘晓庆光芒收歇的日头，

巩俐便迫不及待地下达了挑战的绝命天书；巩俐的珠光宝气还未来得及收敛光芒，瞿颖掩杀过来，高举着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子，洋洋得意，气壮山河。瞿颖不行了，张艺谋又给捏合出一个章子怡，同样可以填满中国人心灵中大面积的空白。

中国，何时摆脱了女人世纪。中国，又是何时进入了女人世纪。

传说中国女子足球队员都很苦，至少脸苦，相苦，心大命苦；她们像一群苦苦哀求的弃儿似的，向失散了观众投去麻木的请求信号。事后才知道，当年的中国女足队员活得并不难，最低的伙食标准也是一天80块钱人民币，比那年头大学教授两天的工资还要高。

时下，中国女性足球贵族的腰包暂时还比不上中国男性足球王侯般的腰包鼓撑得厉害，却也正在迈向贵族的行列。

没有用，即使女人们再精通踢球的大小关节，通常也不会闯开太大的球市。看女人踢足球是不是具有美感，直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数。较为共同的观念是，女子足球也有美感，不过，不属于崇高美，也不是优美，而是滑稽之美。她们很矮小，单薄，移动迟缓，身子绵软。远远望去，那些貌似移动的球员似乎还算不上奔跑中的人，却更像是旷野中游动的一群孩子。阔大的衣服好像过于大了一号，使得她们看上去就像是秋天里刚刚落下来的几片树叶儿，抑或几只忽闪不定的蝴蝶，在迷人的空中飘来晃去，了无着落。尤其有趣的是临门一脚，球踢出去，就像是刘三姐抛给阿牛哥的红绣球，晃悠悠，晃悠悠，比中国广西的壮族情歌还多情三千倍。直看得数不清的天下男士心烦意乱，五鼠挠心，闷憋老鱼，急出毛病。到头来人们还会想，哎！就是再蹩脚的足球，如中国男人踢的足球，也比中国女人踢的足球好看不知道多少倍啊！

谁让你是中国的女人，而且，擅长使用凶猛的脚，去踢击皮囊缝制的足球。

足球是男人的玩具。女人闯进男人的殿堂，就如同男人闯进女人的澡堂；女人闯进男人们玩耍的足球场，就像男人们闯进女人们玩耍的闺房、产房，一样的耻辱。都属于搞不恰当关系。

某年某月某日，一位北方女人大声怒斥：“你说喜欢足球的女人就不是真正的女人，热爱足球的女人，就是残损的女人。我就觉得你说得不对！女人就不能喜欢足球啦？女人就不能热爱足球！你这个肯定不对的哩！”

我没有发飙，也肯定不会发笑。

她涨红的脸包含着积压了数十个月的怒气，血红的白眼球里充斥着排山倒海的抗议，申述着看似无尽的委屈与无辜之情。

没用。真的，她的挣扎一点儿都没有用。我甚至怀疑她是同性恋者，而且正在扮演男方的角色；或者说，她肯定就是个性虐待狂，专门虐待男人，喜欢观看男人们的自相残杀，并且从中体验生活的快乐。

果不其然，她爱恋着一位更为纤细的女人。两人形影不离，同吃同住，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30岁那年，她结了婚，不出一年，没法将就，干脆离了婚。

没用。一切反驳女士优先观点的男男女女，肯定都像这位女士一样，患上了一





种心理学上叫做性倒错的疾病。她们用异性的眼光来打量异性的兴趣，并为异性分解忧愁，担惊受怕，自己心理的秩序完全是异性心理的翻版，甚至强化了异性的性别征象。

女人的唇枪舌剑飞天铜镖，并不一定比男人的优秀到哪里去。中国的多少个女排女篮女乒女足也换不回一个半个泰森、阿里、乔丹、贝利。奢谈女人，就等于剥夺了男人的权力。男人的风花雪月，就是男人的妖剑情愁。正像女人的汗马功劳就是女人的插花补贴。

3

女人是个很大很老的话题，男人只是个很小很新的笑料。女人是个迟到的将军，男人是支飞走的箭簇。多少个由女人组成的军团特务，卫队护士，恐怕也极难买回类似电影红星巩俐当年冲天一炮的效应。红红的高粱酒哇！醉倒了多少英雄情种。多少个郎平张蓉芳能够换回成吉思汗秦皇汉武。多少个邓亚萍才能伏得住躁动难安的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军义和团。又有多少叶乔波宋晓波王军霞曲云霞才能换回一个半个李政道杨振宁华罗庚朱棣文。

没用！“让女人去打仗，是男人的耻辱！”我已经无数次引用了那位大英帝国军事统帅的光明论断。很可惜，当年蒙哥马利所说的这段话，马上就要变成千古绝唱。中国人排练的新版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重新面对观众了。这一次，蒙哥马利早已仙逝，不知道将有何人来继续阐述他英国贵族的传统理想。中国的女人，也就只好再上一次硝烟弥漫的战场；她们不去谁去？除却她们，凭我们这帮软胳膊蛋子，又有谁人能够敌得过那些大胳膊大腿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

让女人去打仗是不太合适，可不让女人去打仗，中国的大老爷们冷不丁还会节节败退，总不至于干等着中国就这么颜面扫地，再次被人贬为东亚病夫。这才是中国竞技文化的症结，死结，末路，歧途。

中国古代有杨朱公者，走到了歧途就号啕大哭起来。原因极为简单。走到了东，就再也走不到了西；走到北，便不可能回到了南。所以他很伤心，以至于什么也干不了，只好去当哲学家。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由着女人去包打天下，男人们便失去了饭碗，再也干不成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只好流下伤心的眼泪，去为别人闯荡世界大声叫好。公元1981年，由着女子排球闹出了好几年的兴奋点，还搞出了一套女排精神。过了几年，女排没有了动静儿，又和盘托出一个女足精神。结果，女足也没能拿回个世界杯，精神头便自然而然地一天不如一天。到现在，只好到海埂集训，吃牛肉，喝红茶，长大肉，练大兵。一个个搞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每每打到激烈处，女孩子们的脸上总要粘上些液体。从鼻腔里分泌出的体液粘住了头发，由口腔里分泌出的液体粘住了腮帮，泪腺里分泌出的体液江河日下，汗腺里挤出的液体浸透了汗衫……仅是一个液体就把中国的女孩子们搞得半人半鬼，不亦乐乎，还用得着别的什么更高级的虐待！

由女人扮演的运动家，即便玩到了格拉夫、塞莱斯、辛吉斯、纳福拉蒂诺娃、大小威廉姆斯那号水准，也没有多少人把她们当回事，恐怕连她们自己也不觉得自己的职业品位多么纯正。站在世界著名女性模特面前，女性运动家就要面临跌份儿的尴尬。即便日本的知名艺伎，近代中国的海上交际花，都可能看不大起女性的运动家。格拉夫曾经有过爱的烦恼；辛吉斯粗大的手臂只能让更多的男士惭愧而恐怖。英年早逝的乔伊娜肌肉力度太强大，浑身上下几乎没有脂肪。中国的女子篮球高手郑海霞，其状伟岸，其貌剽悍，吓着了不少须眉男儿。这次第，怎一个怕字了得。

到底谁是王中王？打破男女平权的天平，恐怕只有女人中的悍浪强凶者可以独占鳌头。传闻，当年中国女子乒乓球队里的李菊是一位杀球高手，功夫甚是了得。杨影王楠张怡宁王晨皆难以战而胜之。观其杀球，狠，泼，烈，猛，动作大，击球爆，美其名曰乒乓球的女子男性化打法。据说，李菊在乒乓球队里有“假小子”之称。正是这个假小子，不仅以击球凶狠独步一时，其举止神情，也颇有男子之威。据杨影回忆，有一次，她走进了洗手间，竟然吓得里边的几个外国女人吱哇乱叫，抱头鼠窜。也没法不窜！

当年，民主德国的女子游泳运动员独霸世界泳坛若干年。这拨女孩子不仅长得高大结实，弄到最后，喉结也突出来了，汗毛也变粗变黑了，说话是粗声大嗓，俨如男性；力量大得足以一脚踢死一头牛。别人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唯独她们的教练员们死活不肯承认，还掷出一句话：“我们是来游泳的，不是来唱歌的”。于是，舆论哑然。别的国家的教练员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些由女变男的女人，一溜烟地游出了数不清的世界纪录，而自己队员的女子身，软哩吧唧，没了力量，糊里糊涂，目瞪口呆，秋风劲吹，遗憾终生。

阴虚的女人总是让人感到她更像个女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不是林黛玉的女人想方设法想念林黛玉。根据记载，越剧《红楼梦》电影一上演，一位上海的女影迷连着看了27遍，创下了当年观看国产电影次数的国内最高纪录。细细一想，林黛玉的魅力，何以就媚倒了这么多的林黛玉迷，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一个娇弱阴柔的痴情梦想。女人，玩得就是阴柔。

卖虎鞭的在中国总也失不了手。北京作家梁晓声写过一部电视剧，叫《泯灭》。说的是两个东北知青，一个上了大学，成了作家；另一个闯荡天下，发家致富，当起了个体户老板。结果，当老板的太狠，太恶，被金钱腐蚀得泯灭了天性，终于不得好报。老娘被自己饲养的狼狗咬死了，老婆也让这位作家给占了，自己一下子成了重度精神病患者，住进了疯人院。眼睁睁看着“作家”和自己的老婆来来往往，双出双入，他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或者说，眼睛看得见，脑子却理不清了。全剧就此收场，没有别的马虎儿。老实说，这个剧本的立意有不小的问题。整个是巴尔扎克小说情节的拙劣翻版不用说，剧本对新时期关于人的思想以及个体人欲的解放持否定态度，公然否定了代表最新兴力量的生产力的民间资产者，却又莫名其妙地对几乎是社会寄生虫的所谓“作家”格外开恩，赞美有加。剧本情节的幼稚与观念的滞后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家显然是再也难以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了，以一





种古典的遗老遗少的眼光来打量蓬勃崛起的新兴企业主，对新兴社会力量充满了仇恨、嫉妒、不理解，只好搞出这么一套闹剧来排遣一下自己业已紊乱的心绪。这则戏写得很差，但有一则细节，不仅不差，还十分的精彩。一个鬼头鬼脑的东北贩子趁着哈尔滨冬天夜晚昏暗的灯光，走到了“作家”跟前，压低了声音问道：“要不要？虎鞭！”“作家”正义凛然，怒不可遏，望着那个皱巴着黑皮青鼻子的贩夫，大声喝道：

“什么虎鞭不虎鞭的，我看你倒像个虎鞭！”

贩子气急败坏，露出本相，回答得同样出人意外。

“我看你这人怎地了！是不是欠收——拾！”

正在僵持之际，从后边窜上一陌生儿，拉开了斗鸡似的俩男人。

如今，在中国的任何一家私人饭店，要地道的虎鞭怕难一些，若要点儿驴鞭马鞭牛鞭之类，没有上不来的。

中国的女人假如通晓此等内幕，应当不会掩面长叹，长哭，长笑，长忧，长长地思考一下原本不该思考的问题。

4

女人的全方位进攻远不能到此为止。几个大胳膊大腿的中国女人从来不会把中国闹它个底朝了天。文明的没落，怕的不是女人群体的崛起，恰是男人们的退化。好长好久时日了，至少百十来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冒出几个似是而非的英雄好汉，给老百姓壮阳补气，输血供氧，乍乍呼呼，煞有介事。铁汉子，硬汉子，能吃酒，会磕头，敢杀人，闹割据。但是，好汉子总也维持不了多久，到现在，中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少却那么一点地道的荤腥冲猛、刚阳强健的范儿。

谁是英雄。一阵子花雨挂彩的后手勾拳过后，谁都不大清楚，真正的英雄，正是浩瀚雪地里三米多高一千多公斤的超级棕熊。它，才是花胡子大英雄，任何人都难以超过。英雄，严重缺编。

既然人手不够，接下来的就只能是糊弄二傻子的影视节目，因为戏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糊弄观众。《三国演义》完了，上马《水浒传》；《水浒传》归位，抬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收摊，立马就是《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玩儿完，刚好赶上大陆版本的《射雕英雄传》。演员登台，汉子穷愁。瘪三闹学，大款交税。自然而然，失了苦胆。好月千里，癞头猫咪。吃饭憋饱，没米闹饥。好汉装疯，英雄卖血。猴子悟空，八戒无能。戏说人生，人生如戏。放屁崩坑，撒尿和泥。演员演戏，看客着急。上文不满，下文少料。人有横财，马有夜草。星宿满天，东方渐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血腥情仇，游戏不收。希望过度，绝望没有。热望的心胸过于裸露，一定会过早地消失，这是300多年来的流行规矩。于是，我们只好回归山水的灵性与母体的灵魂。

东方人，还是女人优秀。老早就见过影星巩俐的泳装照片。巩俐非常的刚健，的确像个练游泳的。用了小3号的泳衣，其结果不言自明，肌肉在小衣服的裹勒之